

凉西著

# 彼岸流年

沸沸扬扬的弥散，终抵不过彼岸流光。

那个盛夏的繁锦，印刻着我深深的年华。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47.57  
1378

凉西著

# 彼岸流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流年/凉西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33-9683-2

I. ①彼… II. ①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7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2227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稿编辑:杨丽萍  
责任编辑:徐 辉  
特约摄影:青 城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0.25 字数:200千字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7.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目 录

### 流华似水/3

流水的季节,迷失了方向。究竟有多少个轮回,可以用来等待你刹那的回眸?

乌长的发丝穿过缱绻流光,直溯那道明亮笑容。你说,离开,也会记得,却将那场夜雨停靠在掌心之外。

### 年少如风/69

你说过,我们没有明天。

我知道,我们没有明天。

可是,如果还有明天,我们是否依然注定会分离?

可是,如果还有明天,我们又该如何笑着说再见?

## 衣锦夜行/153

你的纯净深刻了我的妖娆，你的怜悯掠夺了我的骄傲，我该  
如何向你告白，又该如何向你道别？

我的冷漠刺痛了你的眼眸，我的颓废印证了你的心疼，你该  
如何带我解脱，又该如何带我离开？

岸的那头，已是春暖花开，只是，你是否是那只，可以渡我过  
冥河的船？

## 盛夏以后/239

雪白衣袂微扬，你静伫于江南的氤氲薄雾中；

徐徐绽放笑容，你说这里桃花已渐次盛开——可否愿前来，  
可否愿共享？

默默许下眼眸，我回望你仍翘首期待的目光；

悄然隐于暮霭，我已知不能再相与赏灿烂——何时再把酒，  
何时再言欢？

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人知道会有多远,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某段时光的回忆,支离破碎的片段在一点交织,却不知要延伸到哪里去。

我所做的仅仅是记录,所见,所想,所关注之人。



## 流华似水

流水的季节，迷失了方向。究竟有多少个轮回，可以用来等待你刹那的回眸？

乌长的发丝穿过缱绻流光，直溯那道明亮笑容。你说，离开，也会记得，却将那场夜雨停靠在掌心之外。

——题记



雨夜，没有其他地点可以搁浅。

同秦冥空相遇是在一个雨夜。

那年我十二岁。

至于那个时候秦冥空是多少岁，我不知道。三十吧，也许。

雨下得很大。我光着脚穿着一双早已湿透的凉鞋，狼狈地站在那家一看就很昂贵的店门口，犹豫着，雨水顺着发梢滴落。“流裳”，是那家店的名字，很好听。但是我没有心情顾及。

店里已经看不到客人了，应该快打烊了吧。无处可去，只能站在这里张望。素淡的木质招牌，淡淡的木香，让我感觉很温馨。只是，我在犹豫。

我仍在犹豫着，当那扇通透的玻璃门忽然被推开时。抬头，迎上一双慈爱深邃的明亮眼眸。男人点头，示意我进去。

那一刻，蛊惑性地，我居然顺从地跟了进去。

翻遍所有的口袋，却只找出了十几块钱，零星地散落在质地细腻的光滑桌面上。

“给我一杯热水，别的我付不起。”我一脸倔强，竭力保持着最后的自尊。

那个男人勾了勾唇角，似乎想笑，却又觉得不妥。

“一杯咖啡还有得找。”他轻声道，似乎是故意说给我听。

我没应声。这里的价格我是知道的，只是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件事争论不休。

热腾腾的咖啡安静地躺在精致的瓷杯中，金色繁复的花纹嵌在杯口，我不断地抚摩着温暖的杯，试图让早已僵硬的冰冷手指舒展开。他端过一块三角形的巧克力蛋糕，轻轻放在我面前，然后默默走到我对面，坐下，目光温和。那块松软的蛋糕在温馨空气中散发着馥郁香醇的芬芳。

我知道他试图想看到一个饥不择食的孩子，在雨天楚楚可怜地狼吞虎咽。可惜，我并没有如此失礼。

我只是轻轻摇摇头：“我不饿，谢谢。”我只是冷，可是我没有说出口。我静静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微苦而醇香的温暖液体。即便在最落魄的时刻，依然保持着得体的举止，我还不习惯放下颜面。

对面的男人静静打量着我，亦没有再问话。

我一向不喜欢审视的目光，更何况又夹杂着好奇的猜忌和窥探，然而，这样的安静和缄忍，并不让我觉得讨厌。默默坐着，抬头便看见他直挺的鼻翼，琥珀色的眼眸，微微上扬的唇角。以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好看的男人，并不粗俗。

良久，我开口：“你很像一位故人。”

“曾经的爱人？”我顿了顿，“也许。”他淡淡笑着，充满着对荒谬故事的善意宽容。

我知道，他认为以我这样的年龄不会有这种情感。于是我耸耸肩，不置可否。后来，无数次我都在想，只要他再多问一句，我不知道自己还是否有勇气拒绝回答他。

然后我沉默。我知道他是将自己当做一个拯救灵魂的天使，他讲述着凡事的种种，希望能让我忘却痛苦。微笑，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听着。咖啡店的琐事，一件件，很小很无关紧要，像溪水般悄无声息地静静流淌着。

我甚至怀疑眼前不断述说着的男人是否知道在他对面的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他说,很多年前,为了一个人,他开起了这家咖啡店;今天,又有一对情侣在这里分手,然后各奔东西;前一阵子,有一位老人第一次喝咖啡,是在这里;昨晚,有一个男孩在这里为一个女孩戴上戒指……时而是很久之前的事,时而是刚刚发生的事。我看到不同的时空在这里交错着,让人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距离,好像那些陈旧的黑白电影,唯美得让人有些哀伤。

我听着,仍然在想自己的事。

他说着,并不介意我是否在听。

他持续地说着,像个步入暮年的老人,淡然地回想着过往。大概的意思是,每天这家咖啡店都会见证许多事,可是,没有人会真正懂得,停留在一个热闹的地方,就必须忍受由繁华的巅峰骤然僵直冰冷的寂静。而我,只是反复抚摩着能感触到细腻花纹的咖啡杯,没有言语。一个沉默、稚嫩、孤独的孩子,一个沧桑、执著、寂寞的男子。他们之间只能如此,简单得泛不起一丝波澜。

最后,我抬头望着他:“都将被遗忘吧?”

他揉揉我的头发,一道明亮的笑容徐徐绽放开来:“我会记得你的,丫头。”

“呐,你说的。”我笑,稚嫩的童音。尽管是无法兑现的承诺,听起来依旧美丽。

我常常在想,那夜,如果我是二十岁甚至哪怕只有十八岁,这很有可能便演变成一场不错的艳遇。

可惜,没有如果。

当我从浑浑噩噩中醒来时,一位穿着制服的女领班职业性地微笑,轻声道:“老板吩咐过,您的钱已经付过了。”

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离开。

不过是一场大雨,让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坐到一起,雨停了,各奔东西,不

会再有任何交集。在后来的岁月里，那个迷茫的雨夜已经深埋在记忆里，虽然偶尔会心疼，但是只要不去理会，所有的都会过去，快乐的、悲伤的。

十八岁，我阴差阳错考到了上海。

九月，这座虚无的城依旧闷热无比。令人窒息的压抑。

拖着笨重的行李，我默默走在拥挤的校园中，步履沉重，顾不得其他同学或家长的诧异目光。寝室分配在五楼，站在三楼的楼梯口，手臂已经酸痛无力，用力擦拭着额头细密的汗珠，我不禁轻声叹口气。

“需要帮忙吗？”低沉的嗓音响起。

莫名的熟悉，回头，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那是——他，以及身后四个齐刷刷的助手，西装革履得有些做作。

同他陌生而客气的目光对望了一眼，我不禁下意识地咬紧唇：显然，他不会认得我。毕竟六年，一个小女孩的蜕变，恐怕连自己都会感到陌生，而早已成熟的男人，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我不奢求他记得什么，虽然我仍清晰地记得，他微笑时的朗朗目光，一片和煦而幽深的世界。

我轻轻摇摇头，闪身，示意他们先走。男人微微点头，一行人快步上楼。没有再多看他的背影，我只是缓缓提起行李，一步步有些艰涩地往上走着，汗水和着潮湿的空气让肌肤变得黏稠。

终于到了，不禁长长吁了一口气。五楼，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楼层，但相对太过弱小和瘦削的我，将沉重的箱子提上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推开门，心脏骤停：又是那张面孔。

微笑着，一如当年，目光慈爱。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言语中有些莫名的冷漠和刻意的疏离，一个紫衣女孩冷冷打断正准备整理床铺的男人。海藻般的琥珀色微卷长发，无可挑剔的五官。明眸皓齿，顾盼飞扬，我只能这样形容，竟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孩子。

手略微颤抖了一下，男人挥挥手，示意另两个正在整理东西的人离开，

经过我面前时，男人微微点点头，然后一行人迅速离去。

女孩扯了扯唇角：“苏晴风。”有种莫名的高傲。

我始终保持恰到好处的礼貌和微笑，点点头：“林猎。”算是招呼过了。便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突然感到莫名的心慌。

母亲曾告诫过我不要来上海。但是没有想到，命运就是如此百转千回。越想逃离，越无法逾越。

这就是我到大学的第一天。这一天，便注定了许多事。

如果上天安排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相遇，是不是很多事都是注定的呢？

接下来的日子平淡如水。初入大学，陌生的环境，让我多多少少感到有些迷茫和失望。无所事事，一日日在空旷的草坪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出神。并不试图寻找什么，也不是因为寂寞。只是，看着飘过的云朵，让我想起，某一个人，却早已远去。

与此同时，苏晴风的生活已是风生水起了。漂亮的容貌，永远的名牌以及泼辣而忽冷忽热的态度，让这个冰山美人的名气愈发如雷贯耳。我无心攀附，又或者，我依旧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中，不修边幅，持续发呆。

午后，阳光明媚，我依旧懒懒地躺在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身旁突然多了一个人，如一阵风般。懒懒撑起眼皮，我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没有开口。是苏晴风。

“林猎，你不喜欢我？”那个女孩笃定地注视着我。

我无奈地耸耸肩：“没有。”

“反正，”话音未落，苏晴风已并排躺到我身旁，“林猎，你是我苏晴风认定的朋友。”

我笑笑，没应声。真是孩子气的女生，只是太过真心很容易受伤的。

“我知道你并不在意，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她琥珀色的眸子闪闪发亮。

“随你吧，我无所谓。”

过往的清风吹散了我们的长发，凌乱地散落在湛蓝的天空下，空气开始

变得清新。

我一直不理解,以自己的平凡冷漠怎会引起那样一个高傲的女孩注意,几经周折,苏晴风才道:“正因你待我没有不同。”

我默然。美丽女子总是处于窥视嫉妒的目光中,看似风光无限,却很少能够拥有真正的朋友。我当然懂得苏晴风的处境。但我没有说,我是真的不在意。所以,同晴风的纠葛是一系列的偶然,也早就成了某种必然。

看着身旁这个眼眸明亮举止没有一丝拘束的女孩,我不禁微笑了起来。

她很自然地揽过我,俯在我耳畔轻声呢喃着:“小猎,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

我笑笑,没有言语。这样的承诺我给不起。然而怎么说呢,我也愿意成为晴风的朋友。望着那样清澈的目光,一刹那,我有些恍惚。跟单纯的人在一起,比较容易快乐吧,如果撇开那些复杂的关系。

午后的阳光总是让人心生困倦。轻轻叩击桌面的声音,清脆而慵懒,我抬头。

“小猎,晚上‘CAT’见。”挎着精致的银色坤包,银色珠片上衣,银色的眼影和唇彩,晃得人眼花。晴风盯着我邪邪笑起来。

我放下手中的书:“知道了。”

“等你。”她眨眨眼,然后淡淡走过所有人,一脸的不屑一顾。

我继续翻着那本厚厚的字典,不时勾划着。看了看手表,也是时候去了。

令人眩晕的紫色镁灯光充斥着眼底,轰鸣的音乐声震得耳膜生疼。皱了皱眉,我径直走过后台。换了件有波西米亚风格的衬衫,袖上有长长的流苏。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化着紫色烟熏妆的稚嫩面庞。

“No matter what you think of me, no,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once believed...”我唱,无谓而颓废,清冷冷地坐在场上,并无人在意。

片刻的安静和暧昧很适合那些各怀鬼胎的陌生男女。我不喜欢“CAT”的气氛,但不得不依赖每天如是积攒的薪水支付学费,更何况,如果没有晴风的介绍,我也无法得到这份相对稳定且不菲的收入。

酒红色的高脚椅上,晴风笑意盈盈地看着我,眼中多了几分疼惜和钦羨。她深棕色的长卷发披散下来,遮住了红晕的脸颊,如一只深夜潜伏人间的海妖,艳羨那片虚无的繁华。不远处,几个满眼通红的男人贪婪地盯着她,一如打量猎物般虎视眈眈。

无奈地闭上眼,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没有人在认真听,而我必须要这样唱下去。唱到喉咙有些撕裂的沙哑。每次都有一些歇斯底里,就像晴风用酒精麻痹自己一样,我也宁愿就此沉迷。只是,跟晴风不同。没有人可以替我的生活买单。

已近午夜。换过衣装,我走到她身旁,轻声道:“该回去了。”

晴风懒懒地扫过那些男人,然后直直看了我一眼,食指放在唇角“嘘”了一声,随即颓废而肆意地笑起来:“刚刚到谁了?”

我微微蹙眉,依旧语气平淡:“你醉了,跟我回去吧。”

晴风有些孩子气地嘟起嘴,却也乖巧地任由我扶起来。

一个肤色黝黑胡茬还没有刮干净的男人忽然跨步到我们面前,口吻轻佻:“这么着急就走了?再怎么也得喝完这瓶酒吧,还有这位小姐……”

“你还想怎样?”晴风微微眯起眼眸,泛着幽蓝的寒意。

男人还未来得及开口,炽热的血液已顺着他的额头缓缓流下,有一种黏稠的腥香,很鲜艳的颜色。众人呆住。几个粗壮的男人同时起身,脸色均已泛红,眼中是随时可以爆发的愤怒。

“敢拦我,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晴风已有些口齿不清,态度却依然强硬。

我连忙开口打断她:“对不起,想必你们也不会同一个喝醉了的人计较吧?”

“那也总得赔偿点什么,总不能这么容易让你们走吧?”几个男人不怀好

意地看着晴风，眼中燃着熊熊的火焰。

下意识挺了挺脊背，我微微眯起眼眸：“对不起，今天我朋友真的醉了，我们必须得离开了。”指尖有些微微颤抖和冰冷，我知道惹恼了这些人会是什么后果。

“各位，不好意思，这两个小女孩是我的侄女，我没管教好。”酒吧的张老板适时出现，打破僵持不下的气氛，“这桌的酒给你们打个折好了。”“CAT”的张老板已是熟识，人很豪爽，眉间有一道狰狞的疤，当年在黑道上也曾颇有实力，现在心态倒是平和了许多。

显然对张老板有几分忌惮，那些人仍有些不满地嘟囔着，终究还是无奈。

在张老板的护送下，我连忙拉起晴风走过那些猩红躁动的眼睛。

“林猎，晴风一个女孩太危险了，这次幸亏是我在看场。”顿了顿，张老板轻声叹口气：“晴风这孩子也是的，要不是她叔叔关照过我们，恐怕……”

果然是他，我心下一紧。那个男人总是默默为晴风收拾着残局，没有责怪，没有言语，只是眉头微微皱着，仿佛沉淀了一世的情仇。每每灰溜溜地跟在晴风身后，看她高傲地走过那个眼眸明亮的男人身旁时，心里都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悲伤。

我顺从地点头：“谢谢您，张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昏暗的路灯，风有些冷。看着身旁仍然神志不清的晴风，不禁叹口气。每次去接醉倒的晴风回来时，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不仅仅是被信任的欣喜，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疼惜。这样一个看似不管不顾的女孩，放声大笑的背后却总是透着一种深刻的绝望，是的，绝望。

“阿嚏！”晴风突然打了个喷嚏。我停下，将外套轻轻披在她略微单薄的肩上，转头，不禁怔住：流裳。依旧是这样安和，只是，那样的温暖一次于我已足够了。

“不要离开我……我不在乎的。”晴风喃喃着，满是委屈和倔强。

轻轻抚过她细嫩的脸颊，有些微微的红晕。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晴



风如此放纵，彻夜买醉，而我只能默默跟在她身后，尽量地靠近，尽量地守护。

对面传来深沉的叹息声。抬头，迎上那道满是慈爱和疼惜的琥珀色目光，不禁下意识地向后退一步。唇动了动，却无从开口。良久，男人微微点点头，又轻轻摇摇头，转身，没有言语。

我有些慌乱地带着晴风逃离，像恶作剧被抓住的孩子。在他面前，我总是怯懦的，更何况是以这样一副落魄的样子。

上海很少下雪，雨水反倒特别留恋这座繁华的城，好像多年前的那场夜雨，一直没有停歇，淅淅沥沥地，浸湿了整颗心房。

这天夜晚，雨依旧下得稀里哗啦的，有些痛快淋漓。晴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我背着她一步步往学校走，雨水让我的步伐变得愈加沉重。学校门口，远远便看见那个男人静静伫立在车旁，撑一柄黑色雨伞，优雅得让人不忍叨扰。

“谢谢你，林猎。”声音低沉温柔。我没有问他为何知道我的名字，也许只要他想，便可以。

回头看了一眼神态疲惫安详的女孩，我轻声道：“对不起，叔叔。”抱歉没照顾好晴风。

“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给我。”说着递过一张黑底银字的名片，四边的花纹同那年咖啡杯上的有些相似，精致典雅。

我礼貌地接下，手指有短暂的触碰，一如想象中的温暖柔和。天成公司董事长，秦冥空。我默默念着，秦冥空，便就此记下了。六年来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

回到寝室，小心翼翼地将名片夹在书中，便不再触碰。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向他报告晴风的任何麻烦。但是，依晴风的性格，是绝对不会主动找秦冥空的，而作为晴风的朋友，我只能尊重她的意见，更何况，在秦冥空面前我会不知所措，那不是我习惯的。